



处女地

[俄国]屠格涅夫 著 陆肇明 译

HOBB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处女地

[俄国] 屠格涅夫 著 陆肇明 译

HOBb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处女地 / (俄)伊·屠格涅夫 (И. ТУРГЕНЕВ) 著; 陆肇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8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ISBN 7-80657-181-7

I. 处… II. ①屠… ②陆…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940 号

书 名 处女地
作 者 [俄国]伊·屠格涅夫
译 者 陆肇明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6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4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81-7/I·158
定 价 (精装本)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处女地》是屠格涅夫六部著名长篇小说中最后也是最长的一部。我接触到的一些中俄“屠格涅夫迷”，大致有一个共识：《处女地》不如《罗亭》、《贵族之家》和《前夜》那么感人。我年轻时也有同感。但在这次译《处女地》的过程中，我早年的这种感觉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像喜欢前三部小说一样喜欢上了这最后一部。变化的关键在于，我摆脱了当初读《罗亭》等时所形成的阅读经验的惯性。《处女地》实际上是屠格涅夫追求“出新”的小说，因此想必只有采取相应的“新”视角才能更加欣赏它。

屠氏晚年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写道：“一八五五年写完《罗亭》的作者和一八七六年写完《处女地》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竭尽全力与所能，通过相应的典型，认真而公正地描绘并体现莎士比亚称做的‘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①，描绘并体现俄国文化阶层人士迅速变化着的面貌，这一阶层是我主要的观察对象。”^②屠氏的回顾是符合事实的。他的六部长篇的确堪称为俄国特定时代生活的历史的艺术，因此要充分欣赏他的小说就应该身临其境地“进入”他的“当代”。然而这对于现代的读者，尤其是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中国读者，又是何等的困难。当我们阅读《罗亭》等作品时，如果对其中体现的“时代的形象与压力”只有一知半解，或者仅局限于理性的认识，我们照样会被深深地打动，因为在这几部作品中历史知识与社会思潮多半只是作为一种

① 英文：时代的形象与压力。

② 《屠格涅夫文集》一九五六年莫斯科版第十一卷第四〇三页。

背景,即使我们看不懂、体味不到人物之间思想争论的全部内涵,也会被小说中动人曲折的爱情故事所吸引。然而《处女地》则不同。这部小说是作者**最直接、最广泛**地反映社会运动的,虽然从表面上看,爱情故事仍是小说的主线,描写了涅日丹诺夫与玛丽安娜从“牵手”到“分手”的过程,以及自杀临终前恳求玛丽安娜与索洛明“牵手”的动人场面,其实从效果而言,爱情故事反倒像是一种“背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运动,就体味不到爱情描写中的感人之处。

这场社会运动就是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主义代表农民的利益,反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到民间去”的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而在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间尤为强烈。这一运动深深吸引了俄国以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为主的先进青年,规模颇大。年轻的革命者走向“民间”,相信农民阶级会立即响应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奋起与专制制度和地主作斗争。民粹主义是农民村社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变种,在俄国历时较久,而且相当复杂。这一历史现象距离现代的中国读者实在过于遥远,即使我们对之形成了理性的认识,也难于化为我们的真情实感。而《处女地》又恰恰是直接并广泛地描写了有关这一思潮与运动的人和事,因此这部小说与现代中国读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隔膜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性地认识了 this 历史大背景之后,不拘泥于具体的史实,而把小说的描写看做是某种人类悲剧的象征,那么也许在审美上会获得更大的满足,而且还不无现实的教益。一群热血青年出于爱祖国、爱人民的激情,不惜改变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离开家庭,抛弃既得利益,自觉地去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宁愿去坐牢、流放、甚至“上断头台”,然而他们追求的却是某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为“乌托邦”而奋斗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悲壮现象。在奋斗过程中有哈姆雷特式的怀疑(涅日丹诺夫)、有堂吉珂德式的勇猛(马尔克

洛夫)、有盲目的热血(玛丽安娜与马舒里娜)、有胆怯的介入(帕克林),还有冷静的偏离(索洛明)……应该说,这不仅是俄国特定时代的“形象”,而且还超越时空,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某种经历的写照。这种悲壮现象十九世纪有、二十世纪也有,看来二十一世纪还会有。不但俄国有,其他国家都有。正是从这个视角去重读《处女地》,我才获得了比早年更多的感动。

屠格涅夫于一八六三年末创作《烟》的时候,就已经写信告诉瓦·彼·包特金:“毫无疑问,我要么完全停止写作,要么将以不同于以前的手法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①《烟》与《处女地》就是不同于以前的作品。

《处女地》的“出新”,在艺术上表现为屠氏在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把以前作品中非主要的艺术特点作了充分的发挥,前所未有地使用了浓重的政论性和讽刺性笔调。这就让习惯于阅读《罗亭》等作品的读者感到陌生,仿佛屠格涅夫突然变成了谢德林。问题不仅在于作者对西皮亚金夫妇、卡尔洛梅伊采夫等人物的讽刺,需要仔细阅读才能体味出个中的精妙,而且更在于作者对涅日丹诺夫等人的讽刺中含着同情,同情中又夹杂讽刺,这就要读者怀着复杂的感情去接受。我早年特别喜欢《贵族之家》和《前夜》中的淡淡的忧伤。这次重读《处女地》我又有了新的感觉和新的欣赏,我体会到,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细心和耐心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真难感受到他不朽的才华。

陆肇明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日于苏州

^① В. П. 包特金、И. С. 屠格涅夫:《未发表的通信》(一八五——一八六九),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宁格勒“Academia”版第一九四页。

第 一 部

“开垦处女地不该使用仅仅在地表上擦过的木犁^①,而该用深耕的铁犁。”

摘自一位懂行的土地所有者的札记

① 木犁(соха)是一种耕地的农具,不能翻转土壤层,只能把它铲到一边。

一八六八年的一个春日,中午十二点多,在彼得堡武官街的一幢五层楼房里,有个二十七岁左右、穿着落拓而寒酸的人,正在吃力地爬黑糊糊的楼梯。此人艰难地踩着一双穿歪了的套鞋,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慢慢摇晃着不匀称的笨重身躯,总算爬到了楼梯的顶端,停在一扇半开的破门前。他没有拉门铃,只是大声喘了口气,便一头闯进了那间不大的暗乎乎的前室。

“涅日丹诺夫在家吗?”他扯开粗厚的大嗓门叫了一声。

“他不在……我在这儿,请进来吧。”从邻室里传来另一个声音,一个同样相当粗厚的女人声音。

“是马舒里娜吗?”新来的人又问了一声。

“正是我。而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

“皮缅·奥斯特罗杜莫夫。”那人答道。他先费力地脱掉套鞋,再将破旧的大衣挂到钉子上,随后走进那间传来女人声音的房间。

房间又低又脏,四壁涂上了浑浊的绿色,依靠两扇沾满灰尘的小窗勉强照明。房里仅有的家具是角落处一张铁床、正中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书籍的格子架。桌旁坐着个女人,年纪三十上下,没戴头巾,穿一身毛料黑色衣裙,正在抽香烟。她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向他伸出一只皮肤发红的大手。后者也默默握了握她的手,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从侧面衣袋里掏出半截雪茄。马舒里娜递给他火,他便抽起来,两人一言不发,甚至也不交换目光,开始把缕缕青烟吐向房内昏暗的空气,而在这之前,空气之中早已烟雾迷漫了。

两个吸烟者尽管脸型相异,但还是有着某种共性。他俩邈邈

的外貌、大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还是个麻脸),透露出某种诚实、坚定与勤劳。

“您见过涅日丹诺夫没有?”奥斯特罗杜莫夫终于问道。

“见过,他马上就回来。他去图书馆还书了。”

奥斯特罗杜莫夫朝旁边啐了口吐沫。

“他干吗老是跑来跑去的?让人简直找不到他。”

马舒里娜掏出另一支香烟。

“他觉得无聊。”她低语道,细心地点燃烟。

“他觉得无聊!”奥斯特罗杜莫夫含着责备重复了一句。“真是给宠坏了!好像我们的事跟他没关系似的。我们求上帝保佑,努力想把所有的事情办妥——可他觉得无聊!”

“莫斯科的信到了没有?”稍顷,马舒里娜问道。

“到了……前天。”

“您看过啦?”

奥斯特罗杜莫夫只是点了点头。

“那么……到底怎么说?”

“怎么说?——必须赶快去。”

马舒里娜取下嘴上的香烟。

“这究竟为什么?听说,那边一切进展得好好的。”

“进展正常。只是发现有个人不可靠。所以……必须开除他,要不就彻底除掉他^①。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事。那边也召您去。”

“信上这么说?”

“是的,信上这么说。”

马舒里娜甩了甩不舒服的头发。那头发朝后草草扎成一条不

^① 此处暗示采取谢·根·涅恰耶夫(一八四七—一八八二)主张的革命工作领导方法。此人组织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一八六九年在莫斯科杀死了有叛徒嫌疑的大学生伊万诺夫。

大的发辫，前面却披到了她的额头和眉毛上。

“唔，好吧！”她犹豫了一下说，“既然有命令，那就不用考虑了。”

“当然，不用考虑。只是没有钱绝对不行，可哪儿去弄这笔钱呢？”

马舒里娜陷入了沉思。

“涅日丹诺夫想必能搞到。”她低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奥斯特罗杜莫夫挑明了说。

“信在您身边？”马舒里娜突然问。

“在我身边。您想看？”

“请拿给我……要不，算了，不必了。待会我们一起看吧……待会儿。”

“我可是忠实传达，”奥斯特罗杜莫夫嘟哝道，“您不用怀疑。”

“我一点也不怀疑。”

接着两人重又沉默下来，惟有缕缕青烟照旧从他们无言的嘴里吐出，轻淡蜿蜒，升腾在两颗头发蓬乱的脑袋上空。

前室里响起套鞋落地的声音。

“他回来了！”马舒里娜悄声说。

房门被稍稍推开，门缝里探进一颗脑袋——只不过并非涅日丹诺夫的。

这是颗圆脑袋：一头粗硬的黑发，宽阔的前额刻满皱纹，两道浓眉下嵌着一对滴溜溜转的褐色眼睛，扁平的鼻子鼻孔上翻，一张粉红色的小嘴滑稽地撮起。只见这颗脑袋环顾四周，上下点动几下，笑了起来，露出许多细小白牙——随后进入房内：拖动了那具孱弱的躯干、连同短短的上肢和有点歪、有点跛的腿。马舒里娜和奥斯特罗杜莫夫一见这颗脑袋，两人脸上顿时都露出几分居高临下的轻慢，似乎各自都在暗叹：“嗨！是这个家伙！”但他俩并没有

吐一个字，甚至也没有动一下身子。然而这种接待态度非但未让新到的客人感到难堪，看来反而令他有点高兴。

“这算怎么回事？”他尖声尖气地问。“是二重唱？干吗不是三重唱呢？主唱的男高音去了哪儿啦？”

“您是在打听涅日丹诺夫吗，帕克林先生？”奥斯特罗杜莫夫板着脸说。

“正是呀，奥斯特罗杜莫夫先生：是打听他。”

“他也许很快就到，帕克林先生。”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奥斯特罗杜莫夫先生。”

有点跛腿的人把脸转向了马舒里娜。见她皱眉坐着，依旧不慌不忙地在吞云吐雾。

“请问您近况如何呀，最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瞧，真是糟糕！我总是忘了问，该怎样用名字和父称称呼您！^①”

马舒里娜耸了耸肩。

“根本不用知道这点！您知道我姓什么，这就足够了！还有，‘近况如何’——这又算什么问题？难道您没有看见我活着吗？”

“这话完全、完全正确！”帕克林大声说道，鼻孔胀大、双眉翻飞，“要不是您活着，作为您忠顺的仆人，我就无幸在这儿见到您、跟您说话啦！至于说到名字和父称……您该知道：直接称呼您：马舒里娜——总有点儿别扭吧。说实话，我知道您在写信的信尾，签名一定签：波拿巴！不不，一定签：马舒里娜！可在交谈中毕竟……”

“谁求您跟我交谈啦？”

帕克林神经质地笑起来，仿佛喘气似的。

“好啦，够了吧，亲爱的，宝贝儿，把手伸给我吧，别生气啦，我可知：您是个极友善的人，我也友善……行不……”

^① 俄国人用名字和父称称呼对方，表示尊敬。

帕克林伸出手去……马舒里娜阴沉地瞧了他一眼，不过还是把手伸给了他。

“如果您非要知道我的名字，”她依然脸色阴沉地说，“那就知道吧：我叫费克拉。”

“我叫皮缅。”奥斯特罗杜莫夫用男低音补了一句。

“嗨！这真让我大……大开眼界！不过既然这样，那么，哦，费克拉，请告诉我，哦，皮缅，请您也告诉我：为什么您俩对我这样不友好、总是这样不友好，其实我……”

“马舒里娜认为，”奥斯特罗杜莫夫打断他说，“而且也不只是她一人这么认为：由于您总是从可笑的一面看待所有事物，因此不能指望您。”

帕克林急遽旋动鞋跟，转过身来。

“这就是人们议论我时常犯的误解呀，最尊敬的皮缅，这是个误解！第一，我并不总是发笑，第二，这也不妨碍什么，我这个人可以指望，我在你们组织里荣幸地不止一次受到过信任——这是明证！我是正派人，最尊敬的皮缅！”

奥斯特罗杜莫夫从齿缝里咕噜了句什么，帕克林却摇着头、早已毫无笑意地在重复：

“不！我并不总是发笑！我根本不是个嘻嘻哈哈的人！请您望着我！”

奥斯特罗杜莫夫望着他。真的，帕克林不笑的时候，沉默的时候，他那张脸上的神情几乎是忧郁的、几乎是胆怯的：只要他一张开嘴，他的脸才变得滑稽、甚至刻薄。但奥斯特罗杜莫夫什么话也没说。

帕克林重新朝马舒里娜转过身去。

“怎么样，学业进展如何？您在您这门真正的博爱艺术中是否成功？要帮助一个毫无经验的公民首次降临人间，看来这行当挺困难吧？”

“没什么，如果他的身体只比您大一点点的话，那就没什么困难。”马舒里娜答道。她刚通过了助产士的资格考试，所以颇为得意地笑了笑。

一年半之前，她抛弃了那个生养她的、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从俄国南部来到了彼得堡，口袋里只存下六个卢布，她进了一所助产学校，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期盼的服务证书。她还是个处女……而且是很贞洁的处女。“这事并不稀奇！”——一些喜欢怀疑的人想起前文关于她外貌的描写，准会这么说。可我们却斗胆要说：这是罕见的稀奇事！

帕克林听了她的回答，再次放声大笑。

“您真行，我亲爱的！”他惊叹道。“巧妙地刮了我一顿！我是活该！谁叫我生得这么矮小呢！不过，我们的屋主人到底去了哪儿啦？”

帕克林不无用心地改变了话题。他对自己身材矮小和其貌不扬，说什么也无法保持平常心。加上他又十分痴迷于女人，这就使他对此更为敏感。只要能讨女人喜欢，他会不惜一切！他想到自己又矮又丑，比想到自己出身低微和社会地位不佳，更要痛苦得多。帕克林的父亲原是个普通小市民，后来通过不择手段谋得了九品文官的官衔，充当诉讼代理，投机诈骗。他替人管理过田产、房产并挣到了一些钱，但晚年酗酒过度，死后什么也没留下。小帕克林（人们叫他：西拉……西拉·参孙内奇——他也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嘲笑^①）曾就学于商校，他在那儿出色地学会了德语。后来历经了种种相当艰难的波折，最后进了一家私人事务所工作，年薪一千五百银卢布。他就靠这些钱养活自己、有病的姑姑和驼背的妹妹。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虚岁刚满二十八。帕克林结

^① “西拉”（Сила）这个名字在俄语中意为“力量”。父称“参孙内奇”（Самсонович）可理解为“大力士之子”。

交了许多大学生,年轻人,他们喜欢他玩世不恭的机敏,说话自信而又充满了快乐的挖苦,虽属片面、却毫无疑问的饱学,没有学究气。只有很少几次他受过他们的奚落。有一次政治集会,不知为什么他迟到了……他一进门就开始急急道歉……这时有人在屋角里唱了起来:“可怜的帕克林胆怯啦”^①,众人哈哈大笑。末了连帕克林自己也笑了,虽说他心里忐忑不安。“给他道破了真相,这个混蛋!”他暗自想道。他结识涅日丹诺夫是在一家希腊小饭馆里,他常去那儿吃饭并时而发表非常激烈的自由言论。他口口声声说,引起他这种民主情绪的主要原因是蹩脚的希腊饭菜,它刺激他的肝脏。

“对……正是这话……我们的屋主人去了哪儿啦?”帕克林重问了一遍。“我发现:从某个时候起,他好像心情欠佳了。敢情他恋爱啦?愿上帝保佑!”

马舒里娜把脸一沉。

“他去图书馆借书,他没有工夫恋爱,也无人可恋。”

“不是可以恋您吗?”帕克林差点儿脱口而出。

“我之所以想见他,”他大声说道,“是因为我有一件要事跟他商量。”

“什么事?”奥斯特罗杜莫夫插嘴问,“我们的事?”

“也许吧,是你们的……就是说,是我们的、共同的事。”

奥斯特罗杜莫夫哼了一声。他打心底里感到怀疑,但随即又想道:“鬼才搞得清楚他!他可是个无孔不入的家伙!”

“他终于回来了。”马舒里娜突然说。她那双并不漂亮的小眼睛紧盯着前室的门,眼睛深处隐隐闪过一丝亮色,透射出亲切和温柔……

门开了,这一回进来的是个二十三岁上下的年轻人,头戴便

^① 此句套用了普希金诗作《西斯夫人之歌》中《吸血鬼》的首句。

帽,腋下夹着一捆书:正是涅日丹诺夫。

二

他见自己房里有客,便在门口止住了步,对众人扫视一眼,扯去便帽,让那捆书径直掉落在地上,随后一声不吭、蹒跚着步子走到床跟前,在床沿上弓腰坐下。他那张英俊的白脸在暗红色的鬃发映衬下显得分外苍白,此时一脸的不高兴和沮丧。

马舒里娜微微掉转脸,紧咬嘴唇。奥斯特罗杜莫夫埋怨了一句:

“总算来了!”

帕克林第一个趋近涅日丹诺夫。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俄国的哈姆雷特,你这是怎么啦?谁惹你生气啦?要不——就是无缘无故地感到忧伤?”

“你住口吧,俄国的梅菲斯托费尔^①,”涅日丹诺夫恼火地回答,“我没工夫跟你扯皮,尽说些平庸的尖刻话。”

帕克林笑了起来。

“你这是措词不当:是‘尖’的就不会‘平’,是‘平’的就‘尖’不了。”

“好啦好啦……谁不知道你聪明。”

“可你的神经正处于紧张状态。”帕克林一字一顿地说。“要不,真的出了什么事?”

“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出,要说出事,那就是在这个丑陋的城市,在这个彼得堡,简直就不该去街上露面,否则准会碰上庸俗、愚

^① 梅菲斯托费尔是歌德《浮士德》中的恶魔形象。

昧、岂有此理的不公道和荒唐事！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了。”

“所以你才在报上登启事，说要寻个家庭补习教员的位子，还同意去外地呢。”奥斯特罗杜莫夫又埋怨道。

“当然，我会很乐意离开这儿！但愿找到个傻瓜——肯给我这个位子！”

“首先应该在这儿完成自己的义务。”马舒里娜意味深长地说，目光依然望着一边。

“您是指？”涅日丹诺夫迅速转过脸去问她。马舒里娜咬了咬嘴唇。

“奥斯特罗杜莫夫会告诉您的。”

涅日丹诺夫把脸转向奥斯特罗杜莫夫。后者只是支支吾吾咳了声嗽，意思是说：“等会儿吧。”

“不，你不是闹着玩，你是真的知道了什么事，”帕克林插嘴道，“是什么不愉快的消息？”

涅日丹诺夫蓦地竖直身子，就像有东西把他弹起来似的。

“你还要怎么样的不愉快消息？”他突然声音清脆地叫道。“半个俄国都快饿死了^①，《莫斯科新闻》^②还在欢天喜地，鼓吹推行古典教育^③，大学生的储金会被取缔，到处是暗探、压制、告密、谎言和欺诈——我们已经寸步难行了……可你还觉得不够，还在企盼新的不愉快消息，还认为我是闹着玩……巴萨诺夫被逮捕了，”他稍稍压低声音，补了一句，“有人在图书馆里告诉我的。”

奥斯特罗杜莫夫和马舒里娜不约而同地一下子抬起了脸。

“亲爱的朋友，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帕克林开口道，“你很激动，但事情是明摆着的……难道你忘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时

① 指一八六八年发生的饥荒，当时席卷了俄国许多省。

② 这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一八六三年起成为反动报纸。

③ 此处的古典教育指中学教育体制，主张以古拉丁语与希腊语为主要课程，反对设置自然科学等课程，从而压制年轻一代对与现实生活相关知识的兴趣。